

【海弔】

西子灣文學獎佳作

相框裡有你，這兩年，我時常把它擺在遠的位置，因為照片，遠的時候是圖畫，近的時候就是活物，細節越多，越提醒它的不復存在，無以挽回。今天它擺在礁石上，面向著大海，讓我們凝視相框背底的漆黑，練習刻畫你的一切，在逐漸黯淡下來的記憶中，我們將會做得越來越驚腳。

第一笑，「把你的骨灰撒在大海裡好嗎？」

風浪中我們嘗試點起香燭，送走你的今天，永恆的明亮在我們之上，刺眼的無法直視。送你到醫院的那天，明晃晃的燈照著不鏽鋼手術台，我盯著那盞燈，想起小時候聽別人說，開救護車的人身後會跟著來不及到醫院便死去的靈魂，然而，送到醫院就會好起來嗎？此刻我才明白，人造的燈火都是虛惘的渴望與執著，其實不外乎是想要永遠無解，也永遠無法彌補的答案。飄散著消毒水與洗毛精氣味的空間，掩蓋不了你身上因褥瘡而嚴重腐爛的傷口氣味，四個月削骨的疼痛，只換來那隻混合著安樂死的麻藥，在下針處留下深不見底的黑洞，我對著它一遍又一遍的問，卻只聽見「但是你想活下來嗎？」的空洞回音。

你的罐子是黎明那種水藍魚肚白漸層，我們選在正午放你離開，浪好大，我們努力靠近海洋，海卻一直把我們推回來。在不抓著礁石就難以直起身體的地方，就不能再前進了，我們只是想送你一程，到勉力觸碰生死的邊線，可僅只是一回頭的兩秒，十八年就輕易散逸了。你走時也那麼快，我看著你眼中最後的一點光芒消失，從此以後，那個畫面就是靈魂深處的印記。

正午陽光猛烈，一望無際的海面，有隨著風浪起伏而無法計數，閃爍著的光點，一明一滅，它們是海的星座，也是真相的幻影，只能試圖靠近，卻永遠無法看清。如果天上的每一顆星都寄宿著人的靈魂，那麼海上的每一點光，也都能讓你的靈魂安息嗎？我們總說要帶你來海邊跑跑，讓爪子在一踩就塌陷的沙灘上，製造幾個鬆軟的狗腳印，要乘著火車去花東，讓你在礁石間跳躍、追逐，卻終於沒有實現，也再無實現的可能。現在我帶你到海邊了，今天海水溫暖，陽光像有著毛邊的發泡錠，水溶溶的燃燒著海。這個季節偶有雲來，陽光穿過雲層透射而下，那時，海上不再波光粼粼，因為所有的靈魂，都尋到了往天堂的路。海的一望無際，令人擔憂，即使我知道，越過汪洋，就一定會靠岸，我仍擔心你迷失了方向，到我不能參透的彼岸。我害怕，關於你的種種，會就這樣走出我的生命，像流去的水燈，在人類所能看見的最遠盡頭，沉入黑暗之中。農曆七月我們點燈，是因為你和你的長路，是活人再也觸不得，聽不得的禁域。如果鄉愁註定是想像

的，那麼對你的愛，也必定是想像的，它無法傳達，除了追憶之外別無他法。放水燈，人真正想照亮的，是信仰的模糊邊界，是來世再見的可能。

我一直在尋找和你相似的狗，但有時候，我希望找到你的人。我擲了許多次的筊，卻從不相信任何一次結果：你轉生了嗎？（真是轉生，如何回應）你還在嗎？（真是回應，卻不想你困在此岸）。我是猿猴，只能以猿猴的角度思考，卻不曾理解狼的信仰過。我知道，此世即所有，縱有百千劫的纏縛，也即生即滅。

你走了以後，夜晚的海，會發出青色的磷光。

當月亮從海上升起，月光海，不只投射了幻夢的海中月，而是隨著波的前進，拉出一條長而優美的尾痕，從遠方向我而來的海上之路，讓人屏息，也讓人絕望。這是夜的魔幻時刻，彩虹之橋浮現的時刻。此刻所有共享夜之光輝的事物，都要沉寂，都要以靜默來告誡凡人，這不過是一夜美麗的夢境。即使你已經消融於浪潮的拍打，沙的細碎，和海藻的擺盪之中，成為散佈於天地間的銀色光輝，我仍著迷於撿拾所有的碎片，拼湊它們，在微光中完成你的殘影。即使海的寬廣，除了死，沒有任何讓我的靈魂走到橋的盡頭的可能，我仍不願讓你在我的記憶中死去。

夜晚，在黑的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，如果靠得離海夠近，能感受浪潮的力量，如果夠專心聽，就知道白天和夜晚的拍打不一樣，唯有夜晚的浪潮能聽得見呼喚，那是我們生命中，還來不及告別就消逝，而始終沒有被放下的事物在呼喚。見證一個歷程的最初與最終，需要無比的耐心，歲月的移動，就像彩虹之橋慢慢闔上，最後才能測出它的距離，但它的確慢慢經過，耗損，然後毫無預警的離開。就像你。只有某些畫面，某些凝固的點，會被記憶，直到我們計算出距離。

當人們聽見呼喚時，所有人都在想像時間可以重來。而我，希望自己可以更專心的，再與你相伴一次。

【琴音】

中華日報副刊

落雨前，總是起風。

山間大學的午後雷陣雨，剛好在課中降下，大部分的學生都在教室中和睡意搏鬥，只有幾個忘記帶傘的人加快腳步，迅速過橋。我沿著湖旁階梯往下走，遠遠的，又或者其實很近，因為雨而聽不太清楚，傳來胡琴的聲音，幾個樂句飄在風裡，又一下子被雷聲打散。順著階梯往下跳動的水，一路流進了濁黃的湖中，列隊的鴨子悠悠哉哉，似乎並不受雨的干擾。長階旁植滿鳳凰木，略微腐爛的鳳凰花瓣鋪滿階梯，像踩著一攤雨流血而過。聽到雨中琴聲的人會怎麼想呢？弦樂器近似人聲，喜歡胡琴的人說它悠揚，討厭胡琴的人說它刺耳，不置可否的人說它聽起來就是咿咿呀呀而已，至於剩下的很多人，把它和整個國樂團的演奏，或者說是在廟會場合出現的國樂團聯想在一起，說它吵或俗氣。雨下大了，我猶豫的站著，雨珠從葉片上崩落，重重打在傘上，不知何時消失的鴨子，也終於注意到了雨的存在嗎？

好大的雨，明明整個空間都被水所包圍，卻空蕩蕩的。但並非像表面上這樣子的吧，不是真的令人避之唯恐不及，而是等待展現他們的成果，生機盎然的一面。就像不是真的感到害怕而躲起來的鴨群，像高中時人數很少的國樂社，卻仍舊有一小群人願意扶持著。沒有那麼多空閒的高中，總是一堂課擠壓著另一堂課，但也有讓人恐慌的豪雨。趁下課去搶救樂器，越過泥濘的草皮，踩著襪子擠出的水，奔上長長的階梯，即使努力奔跑還是焦灼不安，進了社辦卻發現早已有將樂器安頓好。那時的首席學長正在室內拉一首哀傷的曲子，我記不得曲名，或者即使他再拉一次，我也不相信就是那首了，因為還有無法重現的情感、雨水、灰塵和木頭的香氣，都是無法複製的。

可是琴聲一斷，就斷了三年。風挾著雨吹進傘下，弄濕了瀏海，我仍裹足不前的傾聽著，雨中的琴聲，柔軟、悠長。如果繼續往下走，走到階梯底部右轉，就能在國樂社裡看見拉琴的人，但拉琴的人是誰，和他拉什麼曲子其實不是重點。是追憶讓人心裡浮動，是明白此刻什麼都不做也不會讓時間凍結，但雨中的琴聲，給予任何人都能成為這聲音演奏者的想像，令人眷戀。很久沒有拉琴了，山中大學僻靜，離市中心遙遠必須騎機車，離家鄉更遠必須坐火車。如果用琴來比喻，那麼當我一推，就把自己推入鄉愁；當我一拉，就拉開一百零四公里的距離。當我睡著，我曾夢過拾級而上的黃色階梯、風聲、雨聲與一種，最柔軟的琴聲。當我觸碰冰涼的門扉，當我伸手，就拉近了一百零四公里的距離。

終於還是看清了那個拉琴的人。

不論身處何方，總是被雨水打濕，沿著長長的階梯走，在盡頭迎接琴聲。總是有不斷下的大雨，但其實早在那年，就已經下過了一百零四公里的距離。

【武陵人遠】

在常德風景區，春天山間特有的涼意，帶著微甜的香氣。這裡類似台灣河流上游，岸邊間或有巨石，水底則是平滑而小的卵石。水雖流動，卻沒有半絲雜質，溪底仍見石頭輪廓。

石頭安靜的或坐或躺，在人類看起來近乎永恆的時光中，慢慢釋放自己，既不猛烈也不吵鬧，或者如果它們能夠言語，也湮沒於水聲之中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，言語也是。都不斷出現、離開，反覆的更新與重置、沖刷我們不曾清晰認識到的水下之物，在足夠長的時間裡，改變它們的形狀，甚至本質。

這是一個安靜的桃花源，在這之外的世界，人的世界，沒有清澈到能讓人一窺溪底的言語，只有混濁而不停止的聲音。我一邊小聲唱著歌，蹲在溪邊伸手觸碰水流，冷冷的水撞擊著我的手，如果待得夠久，我會是分離的血與肉與骨，我將只記得自己是流水。

好像水聲很大，我唱的歌連自己也聽不見，那麼這是徹底的沉默嗎？我想撿溪裡最深最大的石頭，看它是什麼樣子，但我知道我做不到。我試著想像它的樣子，最後卻只注視溪裡最空曠的地方。



【波】

鳳舞

聲波間聽鼓譟
我掌楫
彼岸在波外撈一網沉默
是晚鐘

你來世為魚
無數隻泅一團金光
金光粼粼鱗鱗
圓潤幾條水紋
幾條額上
幾條掌中不止息地圓

是石濺起
濡濕升起的圓穹
此岸波間捻一縷緣
渡者無舟子無水

水草纏如髮絲
綁翻攪的巨掌
你一晃
或許是掉頭
隨煙走香篆的水波
此岸鼓譟
坐聽垂憐的渴望

於是拍水振起
滴入水面的誦念
水中經綸如波
早課於住

我在波外為魚
你在波間垂目
斂眉成水